



中医经典三家注系列

王玉兴◎主编

黄帝内经灵枢

三家注·上编

马蒔
杨上善注
张介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灵兰书院·中医经典三家注系列

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

上 编

马 蒔 杨上善 张介宾（注）

主 编 王玉兴

副主编 于 越 杨锦惠 阚湘苓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越 王玉兴 王志鹏

王思颖 王洪武 田 露

李述萍 李德杏 杨 坤

杨锦惠 邸冠球 张迎春

郑在根 矫正强 阚湘苓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上编 / 王玉兴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10

(灵兰书院·中医经典三家注系列)

ISBN 978-7-5132-1602-9

I. ①黄… II. ①王… III. ①《灵枢经》—注释
IV. ①R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490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25 字数 405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2-1602-9

*

定价 35.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序

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著录《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大凡成就卓著的医学大家无一不对其奉若神明而仰慕之、精研之、遵循之、践行之。历代《内经》研究成果迭起，尤其近30年来更是异峰凸显，可谓《内经》研究的黄金时期，无论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前无古人的。近日欣喜而用心地习读了津门内经学研究专家王玉兴教授所纂《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颇受教益和启迪。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发人深省的方法投入研究，使人似曾相识却又耳目一新。

据我所知，玉兴教授所供职的天津中医药大学之于《内经》研究基础殷实、学风朴实。他早年师从于著名医史文献学专家郭霭春教授和内经学专家王士福教授，且尽得所传，故于文、史、哲、医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学贯古今，堪称《内经》传承之碣石和砥柱。当今中医队伍鱼龙混杂，不但学风浮躁、急功近利者有之，更有些许不懂《内经》、不懂中医、不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却对《内经》乃至中医学术指手画脚、妄述妄贬者，对此他深感忧虑与不安，惴惴于瑰宝之失泽，惶惶于真言之不彰。于是恪守孔夫子“述而不作”的古训，借鉴宋人纂《史记三家注》而集裴驷、司马贞和张守节三家名注；借鉴清医郭汝聪纂《本草三家合注》集张隐庵、叶天士和陈修园三家之注；还借鉴马蒔、张隐庵两家对《灵枢》注释纂集的先例，在仔细勘校的基础上，沿袭通行本《灵枢》篇目顺序，将《灵枢》研究史上地位显赫的马蒔、杨上善、张介宾的研究成果，依次纂集于相应经文之下。这一体例避免了研读时费力费时的翻检。尤其是杨上善、张介宾两位大家，尽管匠心独具地将《灵枢》原文按其内容拆割别类使之系统，但却给速检或通读原

文及注释者带来不便,《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的编纂恰好解决了长期羁绊和困扰读者的这一难题。

《灵枢》自其成书以降代有研究。因其成书久远,“文义高古渊微”(张介宾《类经·序》),加之传抄刊刻造成的讹、脱、衍、倒等问题的确不少,历代医家和学者遂将文献学方法列为《灵枢》研究之首选。他们以古典校雠学方法、经验及成就,发掘搜集、整理研究《灵枢》,去伪存真,阙疑补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力求保持、恢复(或接近)其原貌,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

由于《灵枢》的专业特征和时代特征十分浓郁,不注不释,后人难以读懂,不懂不通则无从谈及研究及应用,所以在其成书不久,西晋·皇甫谧在其所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中即首开分类研究之先河,此后的唐·杨上善、明·马蒔和张介宾以及清·张隐庵等,都对《灵枢》作了各具特色的注释。

唐初杨上善奉敕撰注的《太素》,是分类注释《内经》的早期作品。其将《素问》和《九卷》(即今《灵枢》)原文分为十九大类,每类分若干篇目并加以注释,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与此同时,杨氏注文颇具汉儒治经之遗风,熔雠校诂训、发明医理于一炉,实为研习《灵枢》之所必读。借助《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将杨注与马蒔和张介宾注对比参详,是不难发现杨氏诸多贡献和治经特点的。

明·马蒔是位重视临床实践、擅长针灸治病的医学大家,所著《灵枢注证发微》将经文分成若干章节,然后分章节予以注证,这就不同于随句注解的方法。马氏运用娴熟的经脉知识和丰富的针灸经验,对经脉腧穴证治的解释和引证颇为详尽而且到位,所著《灵枢注证发微》真可谓是精心研究《灵枢》之启端,深得后人赞许与褒奖。这在《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明·张介宾既是一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又是一位具有高深理论造诣的临床家和实践家。他远绍其业,所著《类经》可谓《内经》分类研究最有成就、最为完整的著作。书中

将原文分为十二类，分别摘引《内经》原文，“以类相从”，详加注解，不仅征引、解释并评论了前人的说法，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纲目清楚，条分缕析，多从易理、五运六气、脏腑阴阳气血理论等角度阐发经文蕴义，颇能启迪后学。特别是对于诸如“命门”、“寸口诊脉”、“元气”、“三焦”等重大命题均有独到见解和发挥，确有义理周详、畅晓明白、见便得趣、悉具本原等优点。凡此种种，皆在《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中体现无遗，同时也克服了通读和检阅《类经》不便的先天缺陷。

纂集《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是一件极为枯燥而艰辛的事情，若非对《内经》事业之钟爱，不是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绝不会付出令孜孜于功名利禄者难以想见的艰苦，我等深知其中的辛酸苦辣。无论从全书对原文的校对和析拆，抑或对三家注释的汇集和加工，包括段落的厘定分合、文字的繁简转换、经注的标点使用，凡此种种无一不需严谨审慎。此书玉成充分体现了玉兴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识功底。可以断言，行将付梓的《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将是一部大益学术和惠及后学的难得之作。

陕西中医学院 张登本

2013年6月谨识于古都咸阳

凡 例

一、本书以马蒔的《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为基础，附以《太素》杨上善注和《类经》张介宾注。

二、《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称“马蒔”）以日本宽永五年戊辰（1628）武村市兵卫刻本为底本，参考199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黄帝内经太素》（称“杨上善”）以1924年兰陵堂萧延平校本和197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据日本盛文堂汉方医书颁布会本排印的《缺卷覆刻〈黄帝内经太素〉》为底本，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铅印本和1981年日本オリエント出版社《仁和寺本〈黄帝内经太素〉》影印本。《类经》（称“张介宾”）以明·金阉童涌泉刻本为底本，参考196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三、《太素》萧延平校语（即“平按”）和《类经》张介宾注释中涉及原文指向，即见《素问》或《灵枢》某卷某篇者，概予删除。《类经》张注中涉及引导阅读《类经》书内某类某项以及《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者，在不妨碍理解的前提下，概予删除。

四、书中根据主题对经注进行了分段。有关方位名词，凡因竖排改横排而受到影响者，概予径改，如“右”改为“上”，“左”改为“下”等。凡无害文义、医理以及注释的繁体字均径予简化，否则不予擅改；异体字改为通行规范字，但对于个别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字则予以保留，如“谿”不改为“溪”，“𩚑”不改为“𩚑”等；避讳字、穴位别名原则上不改动；古代通用字原则上不改动，如“輸”、“膾”、“俞”混用现象不作改动，“写”不改为“泻”

等，以保存底本原貌。对书中医理一般不做注释。凡书名、人名、地名，一般不作注释。

五、因卷帙所限，各书序跋均不转录，意欲深究者可寻原著阅读。

六、为方便阅读，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独立成书。

目 录

卷第一	1
九针十二原第一	2
本输第二	21
卷第二	47
小针解第三	47
邪气脏腑病形第四	54
卷第三	88
根结第五	88
寿夭刚柔第六	103
官针第七	112
卷第四	123
本神第八	123
终始第九	133
卷第五	157
经脉第十	157
卷第六	237
经别第十一	237
经水第十二	244
卷第七	255
经筋第十三	255
骨度第十四	277
卷第八	285
五十营第十五	285

营气第十六	288
脉度第十七	293
营卫生会第十八	302
四时气第十九	315
卷第九	327
五邪第二十	327
寒热病第二十一	331
癫狂第二十二	346
热病第二十三	355
卷第十	377
厥病第二十四	377
病本第二十五	386
杂病第二十六	388
周痹第二十七	397
口问第二十八	401

说明：从“卷第十一·师传第二十九”到“卷第二十四·痈疽第八十一”的内容见《黄帝内经灵枢三家注·下编》。

卷第一

【马蒨】《灵枢》者，《内经》篇名。盖《内经》为总名，中有《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素问》曾经唐宝应年间启玄子王冰有注，其《灵枢》自古迄今并无注释，晋·皇甫士安以《针经》名之。按本经首篇《九针十二原》中，有“先立《针经》”一语，又《素问·八正神明论》亦岐伯云：“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是《素问》之言，亦出自《灵枢》首篇耳。后世王冰释《素问》，以《灵枢》、《针经》杂名。宋·成无己释《伤寒论》，及各医籍凡引《灵枢》者，皆不曰《灵枢》而曰《针经》，其端皆始于皇甫士安也。但“针经”二字，止见于本经首篇，其余所论营卫腧穴、关格脉体、经络病证、三才万象，靡不森具，虽每篇各病，必用其针，自后世易《灵枢》以《针经》为名，遂使后之学者，视此书止为用针，弃而不习，以故医无入门，术难精诣，无以疗疾起危，深可痛惜。岂知《素问》诸篇，随问而答，头绪颇多，入径殊少。《灵枢》大体浑全，细目毕具，犹儒书之有《大学》，三纲八目，总言互发，真医家之指南，其功当先于《素问》也。今愚析为九卷者，按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九卷，《灵枢》九卷，乃其数焉。又按《素问·离合真邪论》：“黄帝曰：夫九针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黄钟数焉。”大都神圣经典，以九为数，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王冰分《灵枢》为十二卷，宋·史崧分为二十四卷者，皆非也。愚今分为九卷，一本之神圣遗意耳。后世《道德经》、《难经》俱八十一篇，其义仿此。然谓之曰《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神至玄之称，此书之功，何以异是！且愚注释此书，并以本经为照应，而《素问》有相同者，则援引之。至于后世医籍有讹者，则以经旨正之于分注之下。然后之学者，当明病在何经，用针合行补泻，则引而伸之，用药亦犹是矣。切勿泥为用针之书，而与彼《素问》有所轩輊于其中也。



九针十二原第一^[1]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①，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②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③[2]}，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③，易用难忘^④，为之经纪^⑤。异其章^{④[6]}，别其表里^⑦，为之终始^⑧。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⑨。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⑩。

①不给：《太素》作“不终”。详杨注作“不终天年”解，作“不终”乃与“属有疾病”意合。

②使：《太素》作“令”。

③后世：《太素》作“后代”。

④异其章：《太素》作“异其篇章”。

[1]【马蒨】内有九针之名，又有十二原穴，故名篇。自篇内“小针之要”以下，岐伯尽解于第三篇《小针解》之内，故愚释此篇，即以《小针解》之义入之，不敢妄用臆说也。《素问》有《针解》篇，亦与此二篇小同，当合三篇而观之，其义无余蕴矣。旧本以第一篇为法天，第二篇为法地，三篇为法人，四篇法时，五篇法音，六篇法律，七篇法星，八篇法风，九篇法野。乃后人袭本经七十八篇《九针论》之意而分注之，殊不知彼乃论针，而非论篇目也，甚为无理，故愚削之。

[2]【杨上善】五方疗病，各不同术，今圣人量其所宜，杂令行之，取十全，故次言之，子者，圣人爱百姓犹赤子也。中有邪伤，属诸疾病，不终天年，有疗之者，行于毒药，或以砭石伤肤，毒药损中，可九种微针通经调气，以传后代也。

[3]【杨上善】法令即《针经》法也。

[4]【杨上善】毒药、砭石，粗术之法，难用易忘，九种针要道，

易用难忘也。

〔5〕【杨上善】可为微针之经纪也。

〔6〕【杨上善】可为微针篇目章句也。

〔7〕【杨上善】取其腑输为表，脏输为里。

〔8〕【杨上善】微针之数，始之于—，终之九也。

〔9〕【杨上善】为前五法，必须各立形状，立前五形之本，须作仿经法，故请先立《针经》，欲闻叙针之情也。

【张介宾】《灵枢》即名《针经》，义本诸此。

〔10〕【马蒨】按：《本纪》记帝“经土设井，立步制亩，艺五谷，抚万民”，则“予万民，收租税”信矣。令，平声。易，去声。别，彼劣切。此帝欲立《针经》，而伯遂推而次之也。

【张介宾】始于一，终于九，天地之全数也。针合三才而通万变，故数亦应之。

请言其道^{〔1〕}。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①〔2〕}。神乎神，客在门。未睹^②其疾，恶知其原^{〔3〕}？刺之微，在速迟。粗守关，上守机^{③〔4〕}，机之动，不离其空^{〔5〕}，空中之机，清静而微^{〔6〕}。其来不可逢^④，其往不可追^{〔7〕}。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⑤，叩之不发^{〔8〕}。知其往来，要与之期^{〔9〕}。粗之暗乎。妙哉！工独有之^{〔10〕}。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11〕}。逆而夺之^⑥，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12〕}？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13〕}。

①上守神：《太素》作“工守神”。

②睹：《太素》作“视”。

③上守机：《太素》作“工守机”。

④不可逢：《太素》作“不离空”。

⑤道：《太素》作“者”。

⑥逆而夺之：《太素》作“迎而夺之”。

〔1〕【杨上善】次之者，推九针之序，纲纪之次也。

〔2〕【张介宾】小针，即上文微针之谓。易陈者，常法易言也。



难入者，精微难及也。粗守形，粗工守形迹之见在也。上守神，上工察神气于冥冥也。不但用针，诸治皆然。

〔3〕【张介宾】神，正气也。客，邪气也。神乎神，言正气盛衰，当辨于疑似也。客在门，言邪之往来，当识其出入也。设未睹其疾之所在，又恶知其当治之原哉？恶音乌。

〔4〕【张介宾】微，精微也。在速迟，知疾徐之宜也。粗守关，守四肢之关节也。上守机，察气至之动静也。

〔5〕【张介宾】气机之至，随经皆有其处，可因之而知虚实也。空，孔同。

〔6〕【张介宾】言察宜详慎也。

〔7〕【张介宾】来不可逢，勿补其实也。往不可追，勿写其虚也。

〔8〕【张介宾】机之道者，一气而已；不可挂以发，极言其精不可乱也。叩之不发，用失其道，则气不至也。

〔9〕【张介宾】知气之往来，有逆顺衰盛之机，而取舍弗失其时也。要，平声，约也。

〔10〕【张介宾】粗者，暗而弗知，妙工独见之矣。

〔11〕【张介宾】往，气之去也，故为之逆。来，气之至也，故为之顺。知往来之逆顺，则正法行之，不必疑而更问也。

〔12〕【杨上善】但九针要道，下成解中，自当其释也之。

【张介宾】逆其气至而夺之，写其实也，恶得无虚？随其气去而济之，补其虚也，恶得无实？故写必因吸内针，补必因呼内针，此即迎来随去之义。

〔13〕【马蒔】令，平声。恶音乌，下同。空，上声。按：《素问·至真要大论》亦有“明知逆顺，正行无问”二句，但彼论标本，而此论针法，词同而义异也。此详言小针之要，而针道之所以毕也。小针者，即上节微针也。小针之要，虽曰易陈，而人实难入。粗工者，下工也。下工泥于形迹，徒守刺法。上工则守人之神，凡人之血气虚实，可补可写，一以其神为主，不但用此针法而已也。所谓神者，人之正气也。神乎哉，此正气不可不守也。邪气之所感，有时如客之往来有期，名之曰客。客在门者，邪客于各经之门户也。若未能先睹何经之疾，则恶知其病源所在，自有所治之处哉？然既知病源，可行刺法，但刺之微妙，在于速迟。速迟者，即用针有疾徐之意也。粗工则徒守

四肢之关节，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上工则能守其机，即知此气之往来也。然此机之动，不离于骨空之中。《素问》有《骨空论》，指各经之穴言。其间气有虚实，而用针有疾徐，故空中之机，至清、至静、至微。针下即已得气，当密意守之勿失也。如气盛则不可补，故其来不可逢也。如气虚则不可写，故其往不可追也。知机之道者，唯此一气而已，犹不可挂一发以间之，故守此气而勿失也。不知机之道者，虽叩之亦不能发，以其不知虚实，不能补写，则血气已尽，而气故不下耳。由此观之，必能知其往来，有逆顺盛虚之机，然后要与之期，乘气有可取之时。彼粗工冥冥，不知气之微密，其诚暗乎。妙哉！工独有之，真上工尽知针意也。所谓往来逆顺者，何哉？往者，其气虚小，即为逆，故追而济之，以行补法，恶得无实？来者，形气将平，即为顺，故迎而夺之，以行写法，恶得无虚？此所以明之逆顺，乃正行之道，而不必复问于人，惟以追之随之，而以吾意和之，此针道之所以毕也。

【杨上善】逆顺察之于阴阳，迎夺施之于补写。

【张介宾】用针之法，补写而已。补写之法，迎随而已。必得其和。则针道毕于是矣。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1]，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2]。《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3]。言实与虚，若有若无^[4]。察后与先，若存若亡^[5]。为虚与实^[2]，若得若失^[6]。

①若存若亡：《太素》作“若亡若存”。

②为虚与实：后《小针解》篇“与”作“为”。

【1】【张介宾】此篇言用针之要，全凭虚实以为补写，实即补也，泄即写也。

【2】【张介宾】宛，郁同。陈，积也。除之去其滞，虚之泄其邪也。

【3】【张介宾】徐出针而疾按之为补，故虚者可实。疾出针而徐按之为写，故实者可虚。

【4】【张介宾】实之与虚，在有气无气耳。气本无形，故若有若

无。善察之者，神悟于有无之间也。

〔5〕【张介宾】察后与先，求病所急而治分先后也。若存若亡，察气之行与不行，以为针之去留也。

〔6〕【杨上善】言以意调于补写，则针道可穷矣也。

【张介宾】欲虚而虚，欲实而实，是得法也。粗工妄为，则失之矣。

虚实之要，九针最妙^{〔1〕}。补写之时，以针为之^{〔2〕}。写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3〕}。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4〕}。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5〕}，若行若按^{〔6〕}，如蚊虻止^{〔6〕}，如留如还^{〔7〕}，去如弦绝^{〔8〕}，令左属右，其气故止^{〔9〕}，外门已闭，中气乃实^{〔10〕}。必无留血，急取诛之^{〔11〕}。

①若按：《太素》作“若悔”。

②弦绝：《太素》作“绝弦”。

〔1〕【张介宾】各有所宜之要也。

〔2〕【杨上善】五方别疗，莫先于针，所以补写，以针为之也。

【张介宾】当补当写，用有其时，在气会之顷。详如下文。

〔3〕【杨上善】凡写之道，内针必持，出针必放之，摇大其穴，排阳邪而出针，疾病之气得洩，谓之写也。

【张介宾】凡用写者，必持内之，谓持之坚而入之锐也。放而出之，谓因其气来，出之疾而按之徐也。故可排开阳道以泄邪气。

〔4〕【杨上善】以手按其所，针引之后，暖气内聚，以心持针，不令营血得散，外闭其门，令卫气不得洩出，谓之补也。

【张介宾】凡用补者，必按其穴而引退其针，是谓内温，故血不散、气不出而虚者实矣。

〔5〕【杨上善】随气呼吸而微动针之也。

〔6〕【杨上善】欲去欲作，为行悔也，针在皮肤之中，去来微动，如彼蚊虻止，又皮肤微觉有之也。

【张介宾】此下皆言补法也。随者，因其气去，追而济之也。妄，虚妄也。意若妄之，言意会于有无之间也。若行若按，言行其气

按其处也。若蚊虻止，言当轻巧无迹而用得其精也。

〔7〕【杨上善】针在皮肤之中，若似留停，人如还去，此皆言其候气者也。

〔8〕【杨上善】得气已去，即此补阴口补得之也，即疾出针，如绝弦者，言其速也。

【张介宾】留，留针也。还，出针也。去如弦绝，轻且捷也，故无损而能补。

〔9〕【杨上善】左手按穴，右手行针，内气已补，右手出针，左手闭门，使气相续不灭也。属，续也。

〔10〕【杨上善】痛孔为外门也，补已不洩，故内气得实也。

【张介宾】右手出针，左手随而按扞之，是令左属右也。故门户闭于外，中气实于内。

〔11〕【马蒔】内，纳同。按：此节明解于《小针解》篇，彼《素问·针解》篇所解与此稍异。此承上文而言用针之要，全凭虚实以为补写也。凡用针者，其气口虚则当补之，故曰虚则实之也。其气口盛则当写之，故曰满则泄之也。气口为百脉所朝，故候此以知盛虚。《素问·经脉别论》云：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血脉相结，则当去之，故曰宛陈则除之也。诸经邪盛，则当写之，故曰邪胜则虚之也。《大要》有曰：凡欲补者，徐纳其针而疾出之，则为补，故曰徐而疾则实也。凡欲写者，疾纳其针而徐出之，则为写，故曰疾而徐则虚也。然言实与虚，真若有而若无者，盖实者止于有气，虚者止于无气，气本无形，似在有无之间耳。察后与先，真若存而若亡者，盖实者先虚而后实，若亡而又若存也。虚者先实而后虚，若存而又若亡也。亦以虚实本于一气，似在存亡之间耳。为虚与实，真若得而若失者，盖写之而虚，恍然若有所失，补之而实，恍然若有所得，亦以虚实本于一气，似在得失之间耳。由此观之，则虚实二字，实为用针之要，其九针之最妙者乎！因虚而补之以时，因实而写之以时，不过以针为之而已。其写者，始必持针以纳之，终必放针以出之，排阳气以得针，则邪气自得泄矣。其补者，按而引针以入之，是谓内温，使血不得散，气不得出，此则所以补之也。补之者，随之也。随之之意，若人之意妄有所之，若人之出妄有所行，若人之指妄有所按，如蚊虻止于其中，如有所留而复有所还，及针将去时如弦之绝，即始徐而终疾者也。右手出针而